《庆余年》线上热播，一边是被认可的观剧体验，一边是对戏谑消解严肃的隐忧

“穿古装的都市剧”，创新抑或另一种套路？

■本报首席记者 王 彦

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古装剧《庆余年》一上线就露出爆款品相。更新至今13集，该剧在评分网站拿到了8.0分的不错成绩，与之相关的剧情、演员等话题亦轮番登上过热搜榜单。网络短评里，“全员演技派”“原著精彩”“改编一流”等都获得了数量众多的点赞，足见人气。种种迹象似在证明，这是一部“准佳作”。

该剧由积累了不少口碑之作的陈道明挑大梁；近年来“自带流量”的实力派吴刚、中生代花旦李小冉坐镇；张若昀、李沁、辛芷蕾、宋轶等都是勤勉的青年演员；就连只出现一集的小演员韩昊霖也因在《我和我的祖国》里出彩的表现被观众记住。单从选角来看，剧组有着打造品质剧的决心。已播部分，这些演员基本扛住了检验。

不过，细看《庆余年》的剧情，颇有可商榷之处。故事采用“剧中剧”的双层架构。外层是都市的，内层是古装的，古今映照中，剧中人带着现代思维闯古代，“人人平等”“法治”等观念确实博得观众认可，但时不时冒出的当代用语、喜剧风格，令该剧隐隐透着戏谑、穿越的意味。

“全员演技派”是《庆余年》圈粉的一张王牌，陈道明在剧中饰演庆帝。图为该剧海报。

价值观与当代青年合拍，“同理心”“反差萌”为其赢下好评

该剧的外层架构以文学史专业生张庆的视角展开。他用现代观念剖析古代文学的论文被教授驳回，不甘心之余他干脆写起小说，借笔下人阐释观点。于是，范闲诞生了，他是内层架构的主人公，一个被张庆赋予现代意识的古代人，真正的故事就以他实现抱负的过程来透析一个布满人性荆棘、追求清明理想的朝堂。

古装与都市互为表里，所以故事中人毫无古代的落后观念。譬如范闲，他从出生起，就凭着与当代青年合拍的价值观，获取了观众的同理心。他信奉人人平等，所以看不惯嚣张的管家；他反对盲从的父尊子卑式家庭教育，故而会要求冤枉了弟弟的父亲道歉；他深信公理正义，于是要拉绝境中的滕梓荆一把。又譬如叶轻眉，同样是带着现代灵魂的古代人，她会说出被当代青年直呼“热血”的台词，“愿终有一日，人人生而平等”“守护生命，追求光明，虽万千由折，不畏前行”。如果说范闲体现了改变生活的勇气，那么叶轻眉便抒发了“开化民智”的壮志。因与当代合拍的价值观念，剧集赢下了不少好评。

与此同时，今天青年人推崇的“反差萌”也是该剧圈粉的一大利器。无论是人小鬼大的童年范闲，还是拥有古代灵魂却因为受范闲影响而出口“浪漫”“更新”等当代词的范若若，都能屡屡引发笑点。编剧王倦认为，与观众共情、让观众喜欢，是做剧集的关键，“一旦人物被观众喜欢，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人物没有剧情发展，他们在说闲话，观众也愿意看”。与《大宋少年志》里精通各种江湖把戏但深明大义的元仲辛，不学无术但重情重义的韦衙内为观众喜爱类似，这些在原著基础上，用反差萌来改编的人物形象，都让《庆余年》有了一定的观众缘。

剥开双层架构的外衣，依然是价值虚弱的“穿越”套路

纵观已播剧情，让古代人接触更先进的思想理念，是该剧的核心表述。虽然借着“剧中剧”的精巧设计规避了逻辑漏洞，但剥开双层架构的外衣，仍能发现不少穿越剧中“开金手指”的套路。

由于拥有现代人而且是文史专业生的知识储备，范闲能将辛弃疾、杜甫、李白的名句信手拈来，还能背诵《红楼梦》，更抛出“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惊人之语。在剧中“真古人”的眼里，如此出口成章的范闲的确担得起“诗文冠绝京都”的美名。更不消说，这位“古人”还会造香皂、烧玻璃，足以赢得一众美人芳心。

事实上，如此设置，似曾相识。在早年的穿越剧里，观众没少见识不论朝代的“古诗文乱炖”，也看过许多角色无需努力就拥有“天赋异禀”。而在近年的一些古装“大女主剧”里，一路无阻碍“打怪升级”“人见人爱”的戏码也已泛滥荧屏。从《步步惊心》到《延禧攻略》再到《庆余年》，这类作品有着相似路线，都是用相似的理念和打败敌人的爽感让观众产生代入感，由此为故事里的人物突出重围欢呼叫好。

值得警惕的是，一旦“穿古装的都市剧”越来越多，历史正剧的面目将日趋模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若受众甚广的剧集都以价值虚弱的“穿越”套路讨好观众，那么蕴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价值，终究会被这些戏谑的“四不像”消解。

畅销榜缘何总是『老面孔』，新书为何『站不住』

老牌畅销书长期霸榜？专家指出，不博眼球、不追求短期话题，内容品质才是好书的硬指标

■本报记者 卫 中

截至2019年10月，头部畅销书为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的贡献率达到近60%，与此同时，新书进入畅销书榜单的数量却不多，新书对整体市场的贡献往往也呈抛物线式下降。

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今年前10个月的每月畅销书榜单变化不大，《活着》《解忧杂货铺》《红岩》等“老牌畅销书”长期居实体书店排行榜前列。记者发现，这几部“老牌畅销书”也长期霸占了图书电商的排行榜，而大部分走红新书犹如昙花一现，如《小孩》《美国陷阱》等往往在首发当月一度冲上销量榜，然后又迅速掉出榜单。

头部畅销书霸榜，新书表现难以尽如人意

图书业界通常把销量前1%的品种和前100名图书称为头部畅销书。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整体图书零售市场同比增长率为12.78%，继续保持正向增长，其中头部畅销书的效应正在越来越大。2016年，前1%品种的销量比重占到了整体市场53%，码洋比重占到整体市场48%，而据开卷监控的2019年1–10月数据，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60%和58%。

图书市场整体以及头部畅销书规模都在增长，那么有谁下降吗？11月是各大电商平台促销高峰，然而当不少被折扣力度吸引来的读者打开图书电商平台却发现畅销书榜单上大多仍是老面孔，不少已经出版上市了数年的老书仍然在榜，甚至有一本2007年出版的图书仍然在电商平台畅销书榜单中排名前十。不少习惯跟着畅销书榜单买书的读者不禁产生了疑惑：为什么新书畅销书那么少？

开卷的数据监控证实了这种现象，2019上半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的新书品种较去年同期下降6.22%，同时新书的码洋和册数对整个图书市场的贡献率也在下降。这种状况从大众畅销书榜单来看就更为明显，比如销量进入前100的新书今年上半年只有三本，而去年同期有五本；在非虚构和少儿类图书榜单中，今年上半年没有一本新书进入前十名。下半年的数据同样不乐观，以虚构类为例，《活着》《解忧杂货铺》、“三体”系列以及四大名著、《红岩》等老书在畅销书榜单前列来来回回出现，直到10月份才由于电影《少年的你》的热映，终于有新书《少年的你，如此美丽》进入畅销书榜单。

销量话题最终回归到内容质量上

需要说明的是，新书对图书市场贡献率下滑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中国。据NPD BookScan的数据，最近两年来美国图书市场排名前100名的纸质图书销量增长了30%。尽管目前仍然不断有新书出现在美国畅销书榜单上，但让美国许多出版商感到忧虑的是排名在101至1万名的图书销量下跌了16%，这个销量区间通常被称为图书市场的“腰部”，向来是培育畅销书的温床，而“腰部”新书不断萎缩的销量让不少出版商担忧将来是否还能从中打造出下一本畅销书。

对于新书在中国畅销书榜单中“站不住”的问题，社科图书编辑林凡凡从出版营销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她表示，随着不断推出的新书，出版社宣传营销的重点会改变，于是进入畅销书榜单的新书也会不断更新。而且有些新书出版后一段时间虽然已经不再列入畅销书榜单，但转化为长销书仍然为出版社带来不错的效益：“真正被广泛认可的书总是少数的，所以新书在畅销书榜单上淘汰率较高也是正常的。”

不过，图书作为内容提供者，所有的销量话题最终仍然回归到内容质量上。从今年上半年进入中国畅销榜单的新书来看，其中不少是依靠热点话题达成了短期畅销，但图书内容仍有欠缺，因此一旦热点话题过去，这本书也就从畅销书榜单上消失。因此，对于希冀打造下一本畅销书的出版社，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究部经理冯小慧给出的建议是：“瞄准一个专门的细分市场，在力量所及的范围内聚集目标整体推进，同时寻求重点突破；针对一个清晰目标消费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深度开发，就有可能创作出相对畅销的产品。”

“小剧场戏曲节”成为小剧种“福地”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连续举办五年的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以下简称“小戏节”）已然成为地方戏小剧种的“福地”。随着小剧场吸引而来年轻观众越来越多，也让小剧种戏曲镜鉴出全新的自己。

“这一趟太值了！上海不愧是中国戏曲的‘大码头’！”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团长吴晶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次参演的高甲戏《阿搭嫂》在演出结束当晚，已接到香港西九戏曲艺术中心的演出邀约和一家电影公司排片邀约。著名电影导演郑大圣、上海京剧院著名丑角演员严庆谷等圈内人士也慕名而来。郑大圣更是激动感慨：“牛得一塌糊涂！”

这样的收获与反响是此前任何一次演出所没有的，但也是可预料的：同为闽南地区小剧种，梨园戏此前连续四年参加小戏节在上海收获一大批忠实粉丝。这样的结果必将越来越多：从此前的楚剧、彩调、瓯剧，再到今年的绍剧、花灯戏，每年小戏节都会出现小剧种的新面孔。它们在丰富中华戏曲发展创新，为上海“戏码头”带来不同地域戏曲民俗文化的同时，也为小剧种走出本土、拓展全国影响力，提供最切实有效的平台。

▲云南省演出公司的多剧种戏剧《四美离歌》。

▶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绍剧《灿烂八戒》。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在闽南地区，高甲戏有着相对丰沃的本土市场，但方言文化的限制，让高甲戏鲜少走出福建大门。今年五月《阿搭嫂》以多剧种合演模式亮相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此前仅30多年前曾在上海“惊鸿一瞥”。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仅容200位观众的长江剧场“红匣子”，让这个小剧种成为了爆款，不少圈内人与戏迷慕名而来。听惯了京胡、笛箫，高甲戏与梨园戏都会用到的压脚鼓，刷新着观众对于戏曲的既有印象。与此同时，与上海本土滑稽戏相似的喜剧表达，让观众在被逗笑之余，充分感受到地域文化与民俗特色。

五年运营下来，参演小戏节的戏曲人越来越意识到，小剧场不等于演出折子戏、小戏，保留剧种本体艺术特色基础上，融入当代思考的创新才是赢得当代观众认可的关键所在。作为闽南地方戏曲的代表，高甲戏有着数百年的历史，传统剧目有九百多个。其表演吸收了梨园戏、木偶戏、弋阳腔、徽戏和京剧等多个剧种的特色，而此次带来的《阿搭嫂》则将其独树一帜的丑旦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吴晶晶饰演的阿搭嫂妙语连珠，什么“我太难了”“蓝瘦香菇”这样的流行语都被她搬进了这出民国戏。而这一招，还是高甲戏向海派京剧“偷师”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一出上海京剧院的《盘丝洞》风靡全国。戏中孙悟空呼唤土地公未果的一句调侃“光拿奖金不干活”让高甲戏同行惊呼，原来戏曲唱词念白也可以融入时代感！因而这一次上海演出，“上海地铁”也随之进入阿搭嫂的感慨之中。

另一位参演的梅花奖得主李丹瑜，为了让观众感受自己家乡的戏曲魅力，在《四美离歌》一部剧中将花灯戏、滇剧两个云南剧种与京、昆并置，以不同剧种特色展现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四大美人”不同的气质、故事同时，也令观众于比较中感知云南花灯戏和滇剧的艺术魅力。尤其是自己家乡诞生的花灯戏——流传在云贵地区、从民歌小调发展而来，与采茶戏、花鼓戏共同被归类为中国戏曲的“三小戏”。所谓“正月十五看花灯”，说的正是花灯戏。从民间社火中成长起来，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母本与创新的小剧场演绎方式，在李丹瑜看来正是小剧种谋求“走出去”的有效方式。因而，《四美离歌》推出一年多来，相比传统剧场，获得了更多的在校学生的关注。

海外视点

继毕加索、夏加尔之后，他的个展开进了卢浮宫

■本报记者 王筱丽

12月24日，法国著名画家、雕塑家皮埃尔·苏拉热将迎来百岁生日，本月中旬卢浮宫将为其举办个展“苏拉热在卢浮”，他也因此成为继毕加索和夏加尔之后第三位在有生之年于卢浮宫拥有个人展览的艺术家。

据悉，此次展览将横跨苏拉热70余年的艺术生涯，囊括其不同阶段创作的多幅画作。展览的亮点还包括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绘就的多联画屏以及近几个月完成的大型作品。

黑色是苏拉热最经典的标志，在其漫长的创作经历中，黑是不变的基调，高辨识度的创作特色也使他迅速在国际上收获盛名。从最初在白纸上画不规则的黑线条，之后则使用和黑色相衬的颜色进行对比，到如今以“黑色之外”之名开启新阶段，他不断地围绕黑色摸索前进。“由于光线的转变，黑色总是不尽相同，不同的黑之间存在微小的差别。”苏拉热曾这样表示，“我画黑色是在与光线打交道，而非单纯地与画作本身。”由于他深浅交错的作品与东方水墨颇为类似，他也是最容易被亚洲艺术爱好者所接受的西方画家之一。

1919年出生于法国南部城市罗德茨，苏拉热被认为是法国最伟大的在世画家之一，也占据着“法国最贵在世艺术家”的宝座。在2018年11月的纽约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中，其作品“Peinture 186×143cm, 23 décembre 1959”以1060万美元的价格刷新了由其2017年创造的612万欧元的成交纪录。2014年，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在他的故乡落成，与此同时苏拉热也向博物馆捐赠了200多幅作品作为场馆常设展品展出。目前，他创作的1700幅作品被全球上百家美术馆所收藏。

尽管已步入晚年，但苏拉热作品依然在当今艺术市场彰显出强大生命力。据Artprice“2019年上半年最佳拍卖纪录前十榜单”显示，苏拉热凭借作品“Painting 130×89cm”的成交表现位列第八。该作在1987年伦敦苏富比拍卖价格仅为8.7万美元，而在今年6月却以近305万美元的价格落槌，32年间上涨了35倍。